

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二十二期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

编者的话：“见面怕人开口问，思量何语说开场。”读谢山先生诗文，默然良久。

先生一生困厄潦倒，蒙垢忍辱，病痛缠身，不改初衷。先生早年追求真理，“尽弃所学而转仰马列”。所谓马列，非宝塔山上成气候之马列主义，而是自诩正确之托陈小党的原教旨。该党建立之初，即腹背受敌，国共皆曰可杀。

识时务者，想当官可去南京，想夺权可投延安，此等背运背时之组织避之唯恐不及，该组织遂成为少数理想主义者的窄门：既不提供进身之阶，亦不提供指日可待的“革命理想”，唯有信念和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“天下归心”之日，先生与少数同志走上这条毫无荣耀却充满屈辱的逆旅，正所谓“人皆集于菀，己独集于枯”，前途可想而知。

先生何以渡过漫漫寒夜？困守孤灯，“风雨声中读楚辞”。神交于古代圣贤，寄情于国族天下，写锥心泣血之诗文。先生之名不见经传，先生之诗文无山可藏，无人可传，却无愧于士之气节风骨。

近有趋时帮闲之辈发表《甲申文化宣言》，鼓吹“核心价值”，无非粉饰太平，插科打诨。

何为“核心价值”？众说不一。窃以为“义不能辱”、“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”应是；文王拘，仲尼厄，屈原放逐……处困厄而矢志不渝应是。反之，曲学阿世、枉道从势却不是。

世事变迁，人亡政息，托陈小党已星流云散。不仅托派理想成为过去，“斯大林主义”更是“放之四海而皆不准”，土崩瓦解。斯、托之争，曾杀得腥风血雨，其实都主张以暴力改造社会，半斤八两，轩轻难分。

党派文化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下流，所谓“结党营私”、“党同伐异”、“君子不党”云云。观察人类发展过程，党派政治实为一种不得已的制度安排，即使在法治完备的文明社会，也是百弊丛生——如今资讯、交通日畅，大事全民公决，小事按部就班，党派政治有兴自然有亡，哪里能神化、圣化、国家化、衣食住行化、万寿无疆化甚至刀枪剑戟化？

先生一生浮沉，对地上乌托邦为害人类有切肤彻骨之痛。对党派之争亦有深刻反思，因而在晚年能抛弃党见，为苏东巨变雀跃欢呼。

鲁迅先生喟叹：“……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，少有韧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，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；见胜兆则纷纷聚集，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”少有不是没有，先生就是。

且引先生词章以明先生之志：

休论得失，已惯看兴废与炎凉，

懒听啼鸦聒噪，元龙自卧高床。

（本期内容选自谢山《苦口诗词草》签注稿）

谢山简介：

谢山，原名谢药寿，又名越秀，浙江余姚人。1922年出生于书香之家，父宝书，字培卿，前清举人。谢山1945年毕业于沪江大学会计系，入上海新华银行，后调香港分行。

1945年夏，谢山参加陈松溪（即彭述之）主持的暑期读书会，从此接受托洛茨基思想。1949年9月，因受彭委托以个人名义租信箱接收第四国际书报杂志一事，被香港政府逮捕，并遭驱逐，转赴澳门。在此期间，成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员。1950年8月回沪探亲，11月考入广东省糖业公司做会计。1952年12月22日，全国托派被一网打尽，谢山亦于广州被捕，判刑5年，57年4月释放。58年到通行单车厂做统计，64年2月下放车间。1967年初，携子女居港的李女士与谢山协议离婚。文革期间，谢山遭抄家、批斗、关牛棚，挨打受骂，且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，病了不能休息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肺结核、甲亢等接踵而来，以至他自“清理阶级队伍”后连续十二年因病不能上班。

1995年底，谢山病重，自感来日无多，接受郑超麟、王凡西两位老人的建议，把诗词旧作重编成册。1996年3月2日完稿，3日付出，4日入院，16日凌晨去世，终年74岁。

（以上摘编自谢夫人胡洛卿女士作《谢山传略》）

谢山诗文

答从兄书

（1975年12月22日）

惠书敬悉，十余年前，曾读大作，尝叹高达夫五十学诗，古今人何相似耶！道远不获切磋，每诵“绿到须眉清到骨，胸中垒块霎时消”，常为击节。近年又得伯兄转示断句，低徊讽咏，咨嗟良深，想见吟兴未减，老而弥笃。承示诸作，快诵再三，如亲髻欵，欣何如之。

至于以词多感喟，毋戚戚于鸡虫得失相砭¹，尤有深感焉。每思操翰奉覆，欲作又辍，不独病躯疲累特甚，长日恹恹，家常琐屑，自排队买菜以至生炉为炊等等，几已精力尽耗；而尤有甚者，则世事之扑朔迷离，有非言语之所能尽。隐忍自默，则是视若路人，有乖亲亲之义²，且不足以明鄙心，欲陈固陋，则又难以为词，如集《永思居存稿》之：“见面怕人开口问，思量何语说开场。”亦即集龚句之：“天问有灵难置对，中年百事畏重论。”³故阒然久不报，幸勿为过。

嗟乎，古语云：“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”⁴每诵史迁报任少卿书：“顾自以为

身残处秽，动而见尤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，谁为为之？孰令听之？”未尝不为歔歔而流涕也。弟之往事，想已略知，忽忽又二十余年矣！创巨者其痛深⁵。而近十年之动荡，虽音讯两绝，谅亦可以想像得之，毋庸缕述。旧患肺疾，早已痊愈，至是乃趋恶化，揆之年岁，本无此理，所以致然者，不忍卒言，亦不愿复言之也。与此同时，如甲亢、高血压、心悸等，百病丛生。若此原非难症，已有特效良药，然皆如石投水，盖病而全休已七年于兹矣！岂贱疾之特固难治耶？凡疾早治则易奏效，而弟病初期所遇何如哉？犹如植树道旁，一人培之，众人拔之，终归于枯槁而后已。初既未获治理，而又百端摧残之，困扼之，神形交瘁，非言能尽，稽延日久，虽扁鹊亦无能为力矣。近年病情差幸已无大变，然机体损毁已甚，正如柱蠹殆尽，无以复原。久病知医，于此中曲折源委，历历如数诸掌，然知之云何，徒增太息耳。五年前医议须切除左肺，以病弱且右肺亦有病患不能施术而止。所以尚能颯然苟活至今者，犹幸自幼耽心典册，身世浮沉，略无措意。常念人之所以为人，固不惟一己之温饱得失为事，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⁶，穷困横逆，适足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，是以痼疾经年，犹能卓然自拔于怨尤而不致消沉奄忽者以此耳。

嗟乎，事固未易明也。清夜亦尝扪心自问：过则大矣，辱亦甚矣，没世不足以自赎，果何为哉？弟少也痴，不识世务，闇于趋时，拙于谋身，甘旨轻暖，非所好也。日惟埋首于蠹鱼虫烬之中，然每诵千百年间事可歌可泣者，未尝不涕泗交集不能自己，忽乎忘一己之身而若亲处其地，其愚痴也如此。生值干戈变乱之际，邦国危殆，民生憔悴，于是怀顾宁人匹夫之责⁷，范希文先忧之志⁸，慨然有万物一体之念⁹，诚不自知其弩劣也。

抗战初胜，百家争鸣，至是尽弃所学而转仰马列。然大道若一而路自多歧，未获于心，不敢苟同。人皆集于苑，己独集于枯¹⁰。其后去港，遂成逐客，长子始诞，呱呱二月，流离颠沛，不遑顾恤。返国三年，又繫南冠¹¹。巨镣委地，铁铐叮当，午夜传讯，重门砰訇，此开彼关，彻夜不停，或呼或号，众响杂沓，室家不知，与世两绝。处兹岁余，远投江汉，率彼旷野，无旻无雨，久繫斗室，足不能步，负重趋高，如跛如舞，烈日灸肤，汗凝成盐，适遇水汛，一夜尽淹，卧湿累月，水渗于簟，腊尾风雪，高下迷途，衣履尽冰，归不能除。然此肌肤之痛，不足以深言之也。自是遂处下流¹²，以至于兹。

夫见逐于港，固所宜也，返而囚繫，得无惑乎？盖党内之秘，非众能悉，同出一源而攻伐特甚。尝试论之，孔门之后，儒分为八：孟荀异趣，已若冰炭¹³；汉宋之争，门户更深¹⁴。同授经学，今文古文，聚讼不休；同谈性理，程、朱、陆、王，互攻异端。而同一门下，又析为数支焉。出主入奴，党同伐异，毫厘之差，视若胡越¹⁵。援古例今，诚不免拟非其伦，盖事有大于此者，固非仅仅门户之争。惟此中详情，鲜为世知。史册所载，多经删窜，或讳或伪，真相莫睹。然近世之是非数易，白云苍狗，回黄转绿，昔之股肱，今乃叛逆，朝为腹心，暮为寇仇，沧桑巨变，莫迅于此。此宜兄所稔知，尚可藉以窥其一二乎。

愚闇之质，忽罹于此。下流之处，众毁所归，动辄得咎，不知所措。亲旧莫敢顾怜，故交视若路人。杜门谢客，划地自限，虽处闹市，有若面壁。昔弥正平之赋鸚鵡曰：“顺笼檻以俯仰，窥户牖以踟蹰，顾六翩之残毁，虽奋迅其焉如。”¹⁶每诵之，不觉涕下。至于“运动”，迅雷烈风，则尤甚焉。俛首抢地，拙体受辱，人人戟指而詈，童竖过而唾之。莫须之事，疑似之间，辗转罗织，遂为巨憨。日则繫溷厕之侧，夜则构自谴之词。视不敢眄，蜷不敢移。榜簾相交，叩头再谢。盥洗更衣，事事请命，惊心惕息，过于縲紲。至于驱使之劳，数倍于旧，夜以继

晷，气无小休，病未能餐，服役如常，糞秽之贱，输运之累，众所不屑，我独任之。呵呼斥责，为众臧穀。史迁曾云：“至是而言不辱者，所谓疆颜耳。”向使志卑识陋，目短如豆，逐什一之利，惟家室是图，纵貽笑于大方，亦何至污辱至斯！致使徇私假威之徒，从而深文周内其后¹⁷，而附风趋势之流，又随而指摘之，非笑之。欲洁反污，欲诉反辱，曾参杀人¹⁸，不疑盗金¹⁹，三人成虎²⁰，自古而然。静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

庄生有言，“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”²¹。凌辱如是，即能幸存，亦只躯貌而已，而神摧志颓，殆于心死。夫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，至于窘迫之极，神瞽意愤，往往仓卒引决，甘之如饴。使诚巨憯元凶，万死不足以赎，犹可说也。而事后审之，大都罪不至刑，遑论大辟，其间且多无辜者存也。卒至于此者，宁皆愚昧不知自谋？岂非所恶有甚于死而患有所不避耶！若此者比比皆然，想亦耳熟。身非木石，竟处于此，曾何生趣可言！况乎久病经年，苟延残喘，生非所恋，死无足惜，若九牛之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！且夫人病则呻吟，痛则呼号，至于呼号呻吟亦不可得，不乃重可悲乎！于是重足屏息，饰容强笑，呼牛呼马，应之如响，张口噤嚅，言不由衷，自承污秽，甘抵斧鑕，茫然神伤，非复故我。使人而如鹿豕之无知也则可矣，如其有知，将何以堪！是以负杖行吟，则百忧俱至；塊然独坐，则哀愤两集。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人生至此，复何言哉！复何言哉！

嗟乎，“朝闻道，夕可死矣”²²，“过则勿惮改”²³。如知其过，斯速改之；如其不然，何改之有？枉道事人，非所闻也²⁴。若夫河清海晏，含哺鼓腹，民莫不穀，而独切切哀鸣，向隅而泣，诚无足惜。然翘首四望果何如哉？八亿神州尽若舜尧乎？²⁵万马齐喑，道路以目，变生于肘腋，患在于萧墙，苟有识者，能不怵目惊心而深思其所以乎？宁得复谓此为一己之得失恩怨已哉？惟是绠短汲深，百无一用，久病苟延，复何能为？徒悲史迁之遇而愧其才²⁶，况乎文网日密，腹诽有罪，无山可藏，无人可传。枯坐兀兀，欲学漆园之坐忘²⁷，则千秋四海之事纷集于前，世遗我矣，我则未能。传有之：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”²⁸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²⁹。

郁结既久，偶发吟咏，以论身世，未得二三，而欲词无感喟得乎？若谓宜若金人之三缄³⁰，则谨奉命矣。若谓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”³¹，则非所知矣。至于巧言令色足恭，粉饰功德，阿世取容，此叔孙生识时务者之所为³²，愚直虽欲从之，未由也已。尝自咏曰：“蚕为吐丝甘缚茧，骥因伏枥敢嘶声。”知我罪我，非所计也。岁首风雨终日，杂感数绝，其一云：“懒说尘间千万事，此心唯有白鸥知，掩门尽日无人到，风雨声中读楚辞。”春正赋此，凄以厉矣。然诗以言志，苟无所饰，又安得不如是耶。且夫温柔敦厚，昔人之虚言。变风变雅，哀且伤矣，怨亦甚矣。屈子离骚，皎然与日月争光，呵天而问，其愤懑何如哉！自是以降，不平则鸣，穷而后工，而厌饱于梁肉者不与焉，应制侍宴之作，曷有可观者乎！渊明归来，冲澹浑穆，而咏荆轲刑天诸什，英气踔发，如见其人。苟未忘世，谁能遣此。是知诗之所以为诗，固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夙好放翁咏梅之词：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诚不免孤芳自赏，然以视患得患失，闇然自媚于世者又何如哉？安得以有反意之作而废之乎？且夫所遇不同，吐属自别，当其“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”之时，心情又何如耶！

嗟夫，是非何其难明哉！昔史迁报任少卿书，一则曰：“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”再则曰：“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。”终则曰：“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。”窃谓是非若是之难明，要当百年或数百年始有定论。事逾世变，浮议尽息，向之晦闇难

辨者，始可昭然复明，孰是孰非，唯史证之。曩有诗云：“唱罢窦娥百感生，是非历历本分明。人间多少迷离事，不信千秋无定评。”子胥抉目于吴门³³，其自信固宜若是。惟以区区之身，犹若蜉蝣蝼蛄，而引望百余年之是非，不乃愚痴之至者乎！

索居已久，门可罗雀，举目环顾，谁可与言。忽承来教，多所慰诲，感忻之深，何啻空谷足音。复念数千里外，彼此老病，人寿几何，会晤难期。昔人所谓：“若比九原泉路别，只多含泪一封书。”兴言及此，凄痛已极，是以不觉发其狂妄，伏维哀而矜之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[注释]

1、“鸡虫得失”，比喻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得失。典出杜甫《缚鸡行》：“鸡虫得失无了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

2、亲亲之义，指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的情义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”

3、“天问有灵难置对，中年百事畏重论”，都出自龚自珍的诗句，抒发人生感慨。前句出于《秋心三首》之二：“忽筮一官来阙下，众中俯仰不材身。新知触眼春云过，老辈填胸夜雨沦。天问有灵难置对，阴符无效勿虚陈。晓来客籍差夸富，无数湘南剑外民。”后句出自《寒夜读归佩珊夫人赠诗，有“删除苓蓐闲诗料，湔洗春衫旧泪痕”之语，恍然和之》：“风情减后闭闲门，襟尚余香袖尚温。魔女不知侵戒体，天花容易陨灵根。蘼芜径老春无缝，薏苡谗成泪有痕。多谢诗仙频问讯，中年百事畏重论。”

4、“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”，出自西汉李陵《答苏武书》。

5、创巨者其痛深，出自《荀子》：“创巨者其日久，痛甚者其愈迟。”

6、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”，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。司马牛向孔子询问什么样的人算得君子，孔子回答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司马牛继续问：不忧不惧，就算得君子了吗？孔子解释道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

7、顾宁人，即顾炎武(1613-1682)，字宁人。他说：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”

8、范希文，即范仲淹(989-1052)，字希文。他在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里提出了士人的道德理想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
9、万物一体，是宋明理学大家王阳明(守仁)提出来的哲学命题，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之化，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，却又同是气聚所成，同为一体。万物一体、民胞物与的思想，在这里成为知识分子面对逆境，仍能自忘其身、心忧天下的力量之源。

10、“人皆集于菀，己独集于枯”，典出《国语·晋语》优施的歌辞：“暇豫之吾吾，不如鸟乌。人皆集于菀，己独集于枯。”菀指繁盛的树木，枯指枯死的树木。喻当别人都趋炎附势的时候，惟独自己不改初衷。

11、南冠，指入狱。《左传》：“晋侯观于军府，见钟仪。问之曰：‘南冠而縶者，谁也？’有司对曰：‘郑人所献楚囚也。’”楚人被俘虏后仍穿戴原有衣冠(所谓“南冠”)，这和中原诸国的人有明显不同。后来“南冠”就成为俘虏的代称。

12、下流，即下游，地势低下而成为众水汇流的地方。指处在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，更易于遭到他人的攻击。《论语·子张》记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
13、孟子与荀子，都是儒家，但分别代表儒家的两个流派。这里指同一政治

团体内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。

14、汉宋之争，指汉学与宋学的门户纷争，这里也是用来比喻不同宗派不同势力间的紧张关系。

15、胡在北而越在南，“出主入奴，党同伐异，毫厘之差，视若胡越”，指当年政治斗争的复杂与尖锐、残酷与荒唐。

16、语出祢衡《鹦鹉赋》。祢衡（173-198），字正平，平原般县（在今山东东陵西南）人。汉末建安年间的文学家。

17、“深文周内”，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，陷人以罪。《史记·汲黯传》：“刀笔吏专深文巧诋，陷人于罪。”《汉书·路温舒传》载路温舒上书言治狱之弊：“故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视之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；上奏畏却，则锻炼而周内之。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偷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”

18、“曾参杀人”，典出《战国策》记甘茂对秦王讲的故事：“昔者曾子处费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，人告曾子母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曾子之母曰：‘吾子不杀人。’织自若。有顷焉，人又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惧，投杼踰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，与母之信也，而三人疑之，则慈母不能信也。”指好人被诬陷。

19、不疑盗金，指西汉直不疑为人所诬的故事。《汉书·直不疑传》：“直不疑，南阳人也。为郎，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，误持其同舍郎金去。已而同舍郎觉，亡意不疑，不疑谢有之，买金偿。后告归者至而归金，亡金郎大惭，以此称为长者。”

20、三人成虎，比喻有时谣言可以掩盖真相。典出《韩非子》：“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，谓魏王曰：‘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曰：‘不信。’‘二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曰：‘不信。’‘三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王曰：‘寡人信之。’庞恭曰：‘夫市之无虎也明矣，然而三人言而成虎。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，议臣者过于三人，愿王察之。’庞恭从邯郸反，竟不得见。”

21、这是《庄子》假借孔子所说的话，原话是：“夫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。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，万物莫不比方，有目有趾者，待是而后成功。是出则存，是入则亡。万物亦然，有待也而死，有待也而生。”

22、“朝闻道，夕可死矣”，是孔子的话，见《论语·里仁》。

23、“过则勿惮改”，也是孔子的话，见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曰：‘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’”过，错误；惮，害怕。

24、“枉道事人，非所闻也”，典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曰：‘子未可以去乎？’曰：‘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’”

25、“八亿神州尽若舜尧乎”，典出毛泽东的诗《送瘟神》：“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

26、史迁，指司马迁。司马迁虽然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对待，但终于忍辱负重，完成了《史记》的写作。

27、漆园，指庄子。庄周曾为梁漆园吏。《庄子》假借颜回的话，解释了“坐忘”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

28、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”，也是孔子的话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孔

子曰：‘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’”

29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，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’。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”

30、金人三缄，指慎言，典出《孔子家语》：“孔子观周，遂入太祖后稷之庙，庙堂右阶之前，有金人焉，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‘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。无多言，多言多败。’”

31、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”，指只有臣子不对，君王永远正确。

32、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儒生。汉高祖统一天下后，他帮助汉廷建立了尊君卑臣的礼仪，使刘邦感慨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”，叔孙通及追随他的弟子也由此富贵起来。当时就有人严厉批评他，而叔孙通反驳这些批评者“不知时变”，他本人也被追随者赞扬为“知当世务”。后来叔孙通被当成“曲学阿世”的典型。

33、伍子胥忠心事吴，深知越王句践将危害吴国，吴王信谗而赐子胥死。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载子胥死之前对使者的话：“必取吾眼置吴东门，以观越兵入也！”

谢山诗词

(1953-1996)

给不相识的朋友们

(1953年元旦)

高墙，鞭子，锁镣，
把我们层层隔离，
但能否隔离我们的心？
听——
嘹亮的歌声，
冲破了阴森的铁窗，
我知道你还活着，
还在坚强地斗争。

让狡猾的狐狸去嘲笑吧，
让法利赛人去准备绞索吧。
戴上荆棘的王冠，

背起历史的十字架，
用沸腾的热血，
浇开革命的鲜花，
让雄鸡的啼声
唤醒沉睡的奴隶。
再见吧，朋友，
不用悲伤，
不用留恋，
我们的理想
像北极星永照着我们。

会有这一天——
在火热的战场上，
在凯旋的盛会里，
我们布满了刀创的手，
又将紧紧地握在一起！

[说明] 1952年2月22日（冬至），中国托派在全国范围内被一网打尽，谢山同日在广州被捕入狱。传说，1953年元旦前夕，守监的军队在监狱内唱斯大林颂歌，有个囚徒从窗口向外呼叫：“斯大林是刽子手，是大坏蛋，你们受骗了！”接着，《国际歌》的歌声响彻整个监狱，紧接着便响起了一阵阵吆喝声，急促的脚步声、开门声，有人被拖出去了。不久，审讯室传出了打骂声、惨叫声。此外，每天都听到有人用口哨吹奏各种中外名曲，奏到《国际歌》时，还有许多声音附和着。谢山这首唯一的白话诗就是有感于当时的情景，抒发内心的感受，以献给既不相识、又不见面的朋友。

观电影《关汉卿》（1961年）

天地鬼神都骂遍，豪情侠骨气嵯峨。
男儿当做铜豌豆，百炒千熬终不磨。

无心粉饰颂祯祥，甘拼头颅喂虎狼。
秃笔如刀蘸血写，懒开甘草薄荷方。

要替人间吐不平，蹈汤赴火死生轻。
新词唱尽群魔相，此是雄鸡报晓声。

冷眼看他十等人¹，奴颜婢膝枉劳辛。
顶天立地奇男子，肯向权门作顺民。

箝谤焚书大可蚩，重帘密幕畏人知。
当年狐鼠骄器甚，至竟纵横得几时。

积雪层冰压铁窗，仍填新曲度新腔。
风尘有幸存知己，生死同心蝶一双。

玉貌绮年性尚憨，欲争艰苦一身担。
买丝绣作双簾秀，风骨如斯我亦惭。

唱罢窦娥百感生，是非历历本分明。
人间多少迷离事，不信千秋无定评。

[注释] 1、十等人——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人有十等”，即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、阜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，谓贵贱之阶级也。

[说明] 电影《关汉卿》在广州放映时，谢山去看了三次，每次都感动得流泪。此诗是他观罢写成，抒发心中块垒。

断壁（1966年9月）

断壁颓垣睡意浓，咆哮声里独从容。
山居惯不怕虎狼，更上山巅觅虎踪。

[说明] 这首七绝是被红卫兵半夜抄家后写的。

饿虎（1968年9月）

饿虎磨牙绕室行，山魈恶鬼笑狰狞。
料知夜黑无多久，伫听晨鸡第一声。

[说明] 这首诗是工人纠察队抄家并把谢山关进牛棚批斗后所写。谢山身处逆境仍满怀希望，以为黑夜不长了，没想到这场浩劫竟长达十年。

身贱（1974年）

身贱惭人问姓名，频年多病死生轻。
每翻旧卷怀亲友，常掩重门绝送迎。
蚕为吐丝甘缚茧，骥因伏枥敢嘶声。
老来未了尘间事，又向棋枰斗卒兵。

[说明] 谢山卧病在床，听到同屋有人对话。一人说他可怜，另一人说他“外表斯文，谁知干什么的？”这首诗的起句即由此而发。

乙卯冬至（1975年12月22日）

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，重论往事暗伤神。
自知精卫难填海，谁信曾参不杀人。
烈火炉中成利器，严霜节后是初春。
仰天忽作开怀笑，去看荔湾柳色新。

登武汉长江大桥（1976年）

振衣慷慨上桥头，风紧天高气正秋。
万里长江奔脚下，百年往事涌心头。
遥知烈士难瞑目，耻说群儿尽列侯。
（原作：空悲志士涂肝脑，却与元凶饰冕旒）
无限江南游子意，栏干拍遍看吴钩。

答人以豫让国士相期（1981年）

出处由来须细论，谁甘鹰犬豢权门？
此身要为苍生死，不报区区知遇恩。

咏史（1984年）

- 一、 门户纷纷列万千，引经各自证先贤。
九原欲起禅祖问，何处衣钵是嫡传？
- 二、 杯樽谈笑释前愆，谁记旧曾不共天。
亦有弟兄与同志，干戈蓦地起烽烟。
- 三、 从来擒贼先擒王，何事株连到穀臧？
旧日主人今又贵，可怜隶卒罪难偿。
- 四、 九世深仇血写成，忽闻拱手揖先生。
而今爱国无前后，田野村夫未易明。
- 五、 鞭尸难消万姓憎，缅怀烈士愤填膺。
未闻汤武承平后，重建前朝桀纣陵。
- 六、 三年人祸饿殍多，百万儒冠陷网罗。
今日诸公一家哭，九州泪血又如何？
- 七、 种瓜种豆岂无因，明哲何曾可保身？
记否庐山风雨里，纷纷下石是谁人？

[说明] 第一首指中苏论战，第二首指中美、中越关系，第三首指特赦国民党战犯，第四、五首指国共关系及修复蒋家陵墓事，第六首指“三年灾害”，第七首指59年庐山会议。

读郑老《回忆录》（1986年）

开辟神州未有天，凌云意气轶前贤。
风雷大地群狮吼，恨我生迟二十年。

一时俊杰凋残尽，竖子成名亦可怜。
犹有白头耆旧在，高楼风雨说当年。

一言威重众言轻，憨直何人敢面争？
知是玄冥传敕令，春林百鸟噤无声。

南辕北辙涕零零，谁遣驾车蹊阪陉。
碧血空肥原上草，重泉何以慰英灵。

欺人史籍妄雌黄，不废千秋日月光。
数十年间如走马，微生已阅几沧桑。

[说明] 此诗谈中共早期斗争史及与苏共的纠葛。

读书有感（1989年12月26日）

画虎如何尽失真，乾坤回首事酸辛。
杜鹃啼罢唐衢哭¹，难醒深宫醉梦人。

只道河清已可期，祭灵待奏国殇辞。
谁知血沃神州土，又见亡羊泣路歧。

[注释] 1、唐衢——中唐诗人，其诗作常伤感，读别人文章亦常痛哭落泪，故云“唐衢善哭”。

新春试笔

（1990年1月27日庚午春节）

准拟阴霾入夏正，冻云忽喜放新晴。
果然天亦从人愿，不信史真阙定评。
三户已倾秦社稷，六螯竞撼此蓬瀛。
丈夫未死宁无意，待看乾坤一洗清。

[说明] 写当时东欧各国政治局势。

读李锐《庐山会议实录》

（1994年11月）

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扑朔迷离未易穷。
转眼忽然沧海变，如何当局尚懵懵。

神仙会上起烽烟，下石纷纷竞着先。
异日诸公齐入瓮，思量作俑始何年。

寒蝉噤口已堪悲，况复昧心作魅螭。
忽闻闺中人冷语，“更无一个是男儿”。

切身苦楚自家知，不待千秋论定时。
遍地哀鸿啼血泪，有人掩闼下重帷。¹

从此神州万马喑，生民清庙费沉吟。²
昆明劫火留余烬，³何处可寻赤子心。

[注释] 1、掩闼——即掩门。下重帷：落下重重帷幕，借指大跃进时期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。

2、“生民清庙费沉吟”——“生民”：出自《诗经·大雅》，是歌颂后稷的；清庙：出自《诗经·周颂》，是歌颂周文王的。全句的意思是：像诗篇“生民”颂扬后稷、“清庙”颂扬文王那样来歌颂领导人，是值得斟酌的。

3、昆明劫火——原指八国联军焚颐和园（昆明湖）事，这里指彭德怀在文革中。

一剪梅（1976年）

细字银笺密密封，望极长空，目断征鸿。一春心事两人同，屈指行踪，几日相逢。

待得归来笑语融，未尽深衷，又赋西东。劳生销尽客尘中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[说明] 这首词是谢山经过苦苦争取才得准假，到武汉探亲时所写。

鹊踏枝（1985年8月）

织就回文肠断续，待寄天涯，暗把金钱卜。闻道江湖罾檄促¹，惊鸿欲度愁飞翥。密密垂帷休鼓曲，鹦鹉前头²，忍泪甘幽独。世味黄粱炊已熟，可怜心未成枯木。

梦里悲欢千万语，曾结同心，那计莲心苦。日日江边望远旅，不辞化石山头

伫。漫怨关河消息阻，不恨归迟，只恨韶华暮。愿乞灵芝相付与，天长地久应重晤。

[注释] 1、矰缴——弋鸟之具，以绳系矢而射。

2、鸚鵡前头——唐人诗“含情欲诉宫中事，鸚鵡前头不敢言。”

说明 这首鹊踏枝同以下的念奴娇都是谢山当时受到秘密监视之时，请假去上海探亲顺访郑超麟老人没有得到公安部门批准，心存积愤引发的词作。

念奴娇 1985年9月

台 风

穹庐无色，莽苍苍，何处恶风吹起？石走沙飞呼啸急，卷扫神州如洗。沧海横流，不周崩圯。凄厉啼山鬼。杞人心悸，者番真个天坠。

应念物理推移，回黄转绿，弹指皆消逝。便算砰訇声万里，至竟又成何事？落日镕金，澄江似练，几见乾坤毁。沧桑已惯，不妨肱枕酣睡。

小梅花（1988年8月）

羊角怒，鲲鹏举，云涛涌涌天河路。晓风遒，射酸眸，茫茫俯视浑不辨神州。黄尘清水三山下，更变千年如走马。思悄然，笑嫣然，试问尘间今日是何年。

箝清议，删青史，当时自谓传千世。事难诬，士难愚，宁知权势消逝只须臾。丈夫未死谁能料，莫谓人生无再少。唤同侪，共开怀，要看春风吹绿遍天涯。

[说明] 这首词创作于苏联为三十年代冤案平反，引起世界轰动之际。

贺新郎（1989年5月）（二叠）

登海口市南天第一楼感宋事

拍岸惊涛起，似招呼，海口鲸鳄，海边雄鬼。人谓是非成定论，竟说忠奸泾渭，认此作江山胜地，宁识诸公当日恨，拼微身九死总无悔。恩与怨，岂私事。

关河万里任抛弃，叹中原生灵涂炭，孑遗心碎。三字嗟成终古狱，刀锯排除异己。问可有人间正义？事去千年犹眦裂，况当时敲骨和抽髓。所苦者，我民耳！

赫赫经邦计，万千言，稳图大局，莫伤和议。但得烽烟边境静，漫管重重积弊，且细赏西湖佳丽。志士治安扶危策，尽看成蓄念藏阴覬。庸陋见，竟如是。

茫茫家国兴亡事，问谁能中原击楫，树新旗帜。廊庙难容天下士，攘攘纷争权利。肉食者由来最鄙。目断神州谁担负，有陈东欧澈诸君子。堪托付，匹夫耳！

贺新郎（1989年8月）

读郑老《玉尹残集》

歌罢冰壶缺，叹斯翁一生求索，半生囚窟。襞积平生多少意¹，酿作诗情迸发，了不是寻常词缀。青史故人同战斗，只而今弄笔写幽郁。一卷卷，泪和血。

胸中十万横磨铁，算空怀屠龙身手，向何人说。生圻盘旋成底事²，看尽南辕北辙，况宇宙风雷激烈，不恨此身长废弃，恨生民憔悴仍奔蹶。谈到此，眦空裂。

[注释] 1、襞积——襞，叠衣也。襞积，谓蹙布帛之摺叠之也。

2、生圻——圻，墓穴也。生圻，生时自为莹圻也。

渔家傲（1989年11月）

病榻蜷挛形似槁，梦魂却上层霄绕。何处嘈嘈鼙鼓闹，传捷报，不周崩裂狂澜啸。

禹迹堵淤伤旱涝，而今溃决知多少。民意奔流拦不了，争尽早，会看天堑成通道。

[说明] 1989年8、9月间，谢山因结石症入院，时逢东欧巨变。

水调歌头（1989年12月31日）

才颂圣功毕，忽报岁星移。萧墙祸起仓卒，宫阙化飞灰。自诩人民元首，今被人民唾弃，民意讵能违。草草一弹指，景物讶全非。

巢幕焚，燕雀散，杜鹃啼。应知土苴臣仆，众怒已难支。纵有灵螭跼犬，无奈山崩川竭，势去亦何为。莫谓前车覆，复有后车随。

鹧鸪天（1990年4月）

庚午清明

扶杖栖栖上北邙，纸灰飞处暗思量。人生得死良非易，酹酒应先吊国殇。红紫闹，蝶蜂狂。踏青拾翠往来忙。垄头墓土干犹未，不信时流忒善忘。

沁园春（1990年4月）

每逢清明，辄诵山谷句：“人乞祭余骄妾妇，士甘焚死不公侯。”复念明末一

乞儿自沉诗云：“乞丐羞存命一条。”则人之不肖，更有为乞食者所不耻者焉。爰衍山谷句为此词。

长啸登台，怅望神州，几个男儿。叹乞怜类犬，骄人似虎，裂荷焚芰，弃学趋时。落井纷投，闻声群吠。谄笑胁肩病夏畦。空太息，奈是非已泯，心死堪哀。（注者按：哀字出韵，疑是悲字之误。）

乾坤清气希微，天下士由来在布衣。有淮南一老，甘穷却聘，西山昆仲，耻粟餐薇。我所思兮，大同之世，以暴安能易暴哉！歌击壤，算巍巍帝力，于我何为。

踏莎行（1991年6月）

有以旧同学聚会合影相示，多不能辨。盖相隔已五十年矣。

倚马才华，射雕身手，依稀辨识沉思久。几番曾向梦中逢，忽惊颜色浑非旧。北海鲲翻，神州狮吼，峥嵘岁月难回首。朋侪俱是白头人，只今还忆弦歌否？

木兰花慢（1996年1月）

次郑老韵

百年多少事，猛回首，漫嗟伤。尽眩目惊心，翻云覆雨，难说荒唐。苍茫，竖儿攘攘，竟喧夸盛世乐成康¹。知否栖堂燕雀，蓦然祸起萧墙。

颠狂，短棹渔郎，冲激浪，意坚强。正鼙鼓奔雷，长鲸喷雪，独向前方。商量，休论得失，已惯看兴废与炎凉，懒听啼鸦聒噪，元龙自卧高床²。

[注释] 1、成康：周成王、周康王，史称成康盛世。

2、元龙：陈登，字元龙，东汉人，为人深沉有大略，湖海之士，豪气高风。

致郑超麟信（代《苦口诗词草》自序）

郑老：

兹奉上拙作诗草 31 页计诗 193 首，词草 24 页计词 67 首，另文一篇 8 页，请检收指正。

诗词草的名称拟用“苦口”，这是我幼时所用过的。既与苦口婆心有关，更与良药苦口相连，因我旧名中有“药”字。分别为“苦口诗草”和“苦口词草”，合之为“苦口诗词草”，署名就用“谢山”，未知妥否？

此次寄上一文，是于 75 年冬至日写，当时还在文革中，我正沉痾多年，心情之悲愤凄厉而又无处可诉，籍此文洩之。至今我对此文仍极重视，誊录时不免涕泗交集，我以为：以文论，不逊于其他诗词，能否出版，非所计也，只冀能多获几个知音足矣。

此文所答从兄，大我二十年，当时已七十五了。他原在上海经商，后去苏州，解放后在政协做义务工作，结交了一些耆旧，开始写诗，因对旧学有根底，所以

诗还能写得合乎格律，字句清顺，文首所引“绿到须眉”两句，即其咏柳之作。因他完全不问政治，许多情况说不清，故文中有晦涩含混之处，只是着重写那二十多年之遭遇，以后他有回信。半年后便去世，惜哉！

我诗词中大多是实际的感受，而不是因文生义，如十年前寄王老的浣溪纱第一首有“梦魂犹自问趋从”一句，便不是凭空捏造的。50年在澳门那几个月中，受王老诲导极深。53年初，当时精神压力极大。一晚梦见王老，我诉说在这里比在港时严峻得多，王老淡然说：“一切由自己担起，便不觉什么了。”当时正如听到禅祖一声棒喝，醒后心境贴然。以后的一年多和在汉阳三年，都能坦然自得，不致精神崩溃，即使文革那样的狂风横扫，因已了解这个体制，便不会感到意外了。我不信梦，但此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所以“梦魂犹自问趋从，每于困厄想音容。”说的都是实话。

我的诗词能编成集，已算是晚年一大幸事，出版倒在其次，这些只能碰机会，……能流传一部分便是好事，倒不必在于“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”了。